

书法 楚广仁

散文

二爷

乔山峰

二爷是我爷爷的二哥，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。记忆中二爷身材高大，可能是过度吸食旱烟的缘故，他咳嗽的样子很吓人，就像镇上铁匠铺里的大风箱一样——向前探出头，猛吸一口气，憋在喉咙里，然后怦然咯出，好似闷雷，连着一连串的余响。如是四五个来回，直到吐出污物，清空了气管才停下来。今天看来，那就是严重的气管炎，他的去世跟此有很大关系。在太爷那一代，我们家也算是个大户。农忙时全家人一起耕种，农闲时太爷就带领二爷出门做买卖，往南山贩运粮食。那时主要是以物换物，用粮食换成油或者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用品运回来，赶到镇上集会或者十里八村的庙会，再把这些东西拿去换成现钱。每次贩运都要走很远的路，来回翻山越岭。出门时，家里的大青骡驮上二三百斤，太爷牵了缰绳在前面走，二爷一条扁担挑起一百来斤在后面跟。说是路，其实是路人、牲口踩出来的羊肠小道，很多地方一边是陡壁，一边是深沟，大青骡也常翘起蹄滑，可以想象二爷是怎样的蹒跚踟蹰。二爷不敢抱怨，能跟着长辈出来见世面那是对他的偏爱。他也不会抱怨，爹一样走了这么远没歇歇啊！在往复的贩运过程中，太爷知道什么时候该歇歇脚，不至于把牲口累垮，二爷也认为歇脚是太爷特意让他喘气换肩的。到了地方，找客棧、寻买主、摸码子、换什么货都是太爷说了算的，二爷从不插嘴。他只管把易来的东西挑回客棧，归置妥当。大青骡是一定要喂好的。人挨饿是小事，要是牲口闹病掉膘，太爷还不扒了二爷的皮！庄户人家全靠这畜生种地、赚钱、过活。家里人身体好坏可以不关心，牲口哪顿少了料，哪天拉的稀了，太爷是要问个究竟的。农忙时顿顿要添加细料，还要定时给大青骡打掌。现在出门办事，我们讲的是穷家富路，坐车、吃饭、住店绝不能亏待自己。在太爷看来，我们简直就是败家子了。他们攒下的一点家业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出门在外更得能省就省。他会说在外受的那些苦，到家就补回来了。吃饭的地方是太爷找的，他知道哪家铺子的饭最实惠。当店小二拿出菜谱时，他会很坚决地推过去，然后很自信地说出自己想好的饭菜。每人一碗素汤面，清汤沥水的。太爷可能刚好，二爷只是勉强噙住饥，说不定饭到肚里又把饿劲儿给逗起来了。太爷起身的时候就是饱了，大家就都饱了，接下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。回家的山路一样十八弯。大青骡的背压弯了，二爷肩上的扁担压弯了，二爷的腰更弯了。西边阎老西又和谁交上火，粮食涨了价。这趟生意不错，多换了十几斤油啊！太爷的眉毛也乐弯了。到了家里，和兄弟们一起卸货是二爷说了算的时候。吆喝爷爷轻点轻点，别把油案子磕坏了，小心洒洒了。叮嘱四爷把大青骡喂上，得空牵到镇上把铁掌换换……洗脸水端上来，大家就争着问这一路的新鲜事。二爷会慢条斯理地说听见西南的大炮声了，本地的戏班子到南山了，直到开饭的时候全家还沉浸在喜悦里。太爷是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吃饭的，其他人都端了碗，或蹲在门楼下，或坐在门墩上，边吃边留意堂屋里的动静。太爷叫了谁，谁就得放下碗赶快过去，

看是需要盛饭还是有啥交代。男人们吃好了，太爷和奶奶们才开始吃。家里人口多，多做一两碗是常有的事。这多出来的饭由太爷安排。叫到老大，说饱了不要，叫到老三、老四，也不要。到二爷这儿，就肯定有着落了。“遂，把这两碗稀饭喝了吧。”太爷说。“中。”“把这碗面条吃了吧。”“中。”二爷是这样回答。太爷说：“你把这个……”“中。”这是二爷一贯的答案，多少都能解决掉。家里从来没有倒过剩饭，全在二爷的肚子里。本来这事没什么值得说道的，太爷哪会操这份闲心？家里人也没有因为二爷多吃饭而有意见，能者多劳嘛！饭量大，吃饭看做法。只是太爷和太爷的一次交心，使家里多了这段，也使我对二爷多了一些记忆。又是一次贩运回来。昏黄的灯光下太爷跟太爷拉拉家常，问起他们在外的情况，就说到吃饭的事情。太爷问：“舍得吃？”“出门还能亏待自己！”太爷答。“吃啥？”太爷又问。太爷说：“一人一大碗，馆子里的饭油水大，比家里的还好吃！”“一碗？”太爷吧嗒吧嗒嚼着说，“老二不中吧，他吃得多，家里平时剩多少饭他都能吃下，走恁远的路，恐怕他要饿着肚子哩。”第二天，太爷没有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就出去，而是关上门，点了早烟，一锅接着一锅。屋子里，太爷不停地用眼角扫眼睛，看样子不像是烟呛的。缕缕青烟不自觉地钻出屋子，伴着微风在院子里游荡。我总在想，后来贩运时，太爷吃完饭以后肯定会再要一碗，自己舀出一点点汤水，把剩下的推到二爷面前：“遂，你把这个吃了。”“中。”二爷肯定能吃完。

古诗咏“霜降”

魏咏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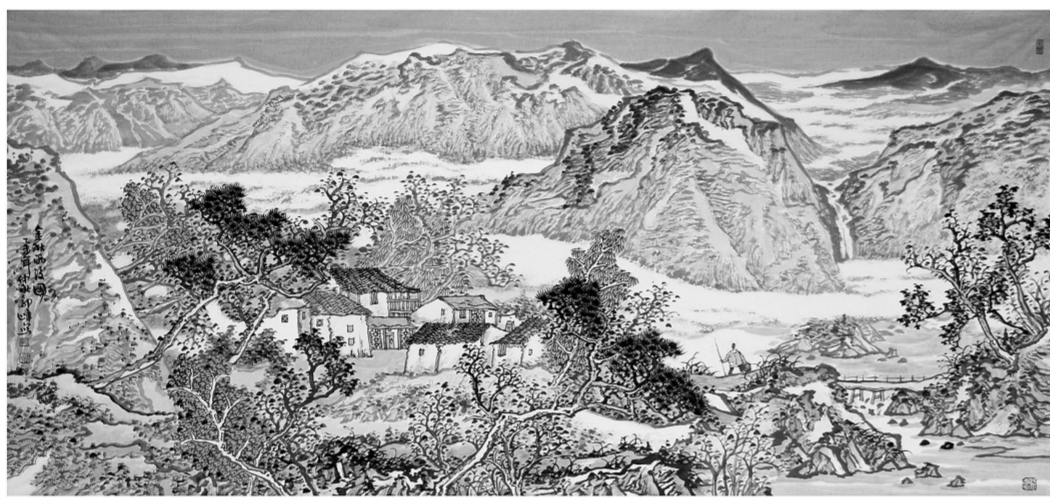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不知不觉，伴随着瘦冷的月光，霜降节气就要到了。这霜降，曾引发了古代诗人们的无限感慨和诗情。如白居易的《岁晚》：“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……”苏轼的《南乡子·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》：“霜降水痕收，浅碧鳞鳞远洲……”岑参的《送李翥游江西》：“相识应十载，见君只一官。家贫禄尚薄，霜降衣仍单……”元稹的《赋得九月秋（秋字）》：“霜降三旬后，蓂馀一叶秋……”等。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选自《诗经》中的《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此诗既明写了主人公所见的客观景色，又暗寓了他此时的心情和感受，与诗人困于愁思苦想之中的凄婉心境相得益彰；而诗人的凄婉心境，也正是借着这样一幅秋凉之景，而得到渲染和烘托。说到霜降诗，不能不提唐朝诗人杜牧的《山行》，尤以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两句最为优美。难怪黄生《唐诗摘钞》说此诗“诗中有画”，恰如一幅《秋山行旅图》。你看，在秋日晚照下，枫叶绿丹，层林尽染，如朝霞，艳如去锦，岂不比二月春花还要美丽！透过这片红色，使人看到了秋天具有春天一样的魅力，怎能不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？唐代诗人温庭筠的《商山早行》之所以为人们所传诵，是因为它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，真切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般旅人的某些共同感受。尤其是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二句，历来脍炙人口。明代李东阳分析说：“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，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，而音韵铿锵，意象具足，始为难得。”正可说明这两句诗鲜明的艺术特色。宋代叶梦得的晚年作品《水调歌头》诗云：“霜降碧天静，夜事促西风。寒声隐地，初听中夜入梧桐。起瞰高城回望，寥落关河千里，一醉与君同。叠鼓闹清晓，飞箭引雕弓……”前四句写“霜降”“碧天”“秋风”“西风”“梧桐”，表明到了深秋，气候已经开始寒冷起来；“起瞰”三句，写作者年老偶病，在大风之后的寒夜，登上高城，遥望北方大片沦陷了的土地，无奈与客同饮，借酒浇愁；“叠鼓”二句写武士操练、演习骑射的热闹场景。虽然描写的是客观景物和事象，却处处表现出诗人的内在心情与心理，可谓景中有情，象中有意，情景历历，意象生动，境界鲜明。

随笔

生命的颤动

丁梅华

是谁的激情燃烧了黄昏的吃语？让那些不经意的话题，沿着幸福中那淡淡的忧伤，潜入我眺望的眼帘，总有一种季节的轮回，回荡在回家的路上。日子是一串温暖的音符，流淌在村庄清新的空气中，让委婉的鸟声透着泥土的芬芳。这是一个等待的季节，每一次的升腾都是有生命的颤动，每一次的回首都情真意切。是那高悬的彩虹明净庄稼的温柔，还是往事的记忆撞击了我的心灵。从你思想的羽翼间，我分明读懂了一种灵魂的跋涉，在草原之上演绎着生命的蔚蓝。曾经有多少次在梦中想起，想起那一起走过的深深浅浅的山梁，想起雨季中挂在眼眸中的微笑，我的血脉便有一种花开花落，我的祈祷便显得格外虔诚。雪莲花盛开的时候，你轻轻地收拢额头上的刘海，用那句承诺封闭了所有的门窗。而我，面对雪域的绽放，渴望圣洁的风景，渴望坚实的脚步。说不上是谁对谁错，纷纷扬扬的雪花已经占据了整个空间，就像孤独的守望，擅自打开心中的那轮弯月，让丝丝缕缕的情结成为最初泣血的哀痛。仰望故乡，仰望故乡的山山水水，感受汹涌澎湃的乡音一次次掠过驻足的港湾。不要告诉我，水城的抒情原本只是飘荡在故乡的依恋。昨夜之星辰已经陨落，有谁还会在乎南飞的雁阵，有谁还会在乎被月光剔透的唐诗宋词。只要已经拥有就已足够，哪怕那些别离的日子会成为岁月的泥水。只是，匆匆的脚步总是这样无声地被寒霜变得苍白，仿佛脆弱的灵感，总是在冬日的巷口被你注入的深情点燃。



金秋雨后图（国画）郭峰

被日本鬼子赶到打谷场上的桃花村老百姓，闭着嘴就是不吭声。说不说？八路在那里？不说，包庇八路，格杀勿论。血雨腥风，刀光剑影。山野一郎戴着金丝眼镜，挥舞着东洋军刀哇啦哇啦一阵，翻译就鹦鹉学舌似的用中文复述一遍。该死的小日本，千刀万剐都不解恨。桃花抱着女儿，心里像一头小鹿直撞。她三十一岁，出生那年正好院子里那棵桃树桃花开了，爹说，就叫桃花吧。上个月，八路军撤退时，有一位战士留在她家养伤，伤痊愈了，正要归队，不料鬼子突然进村，来不及及躲藏，现在也被赶到这里。鬼子的刺刀闪着寒光，狰狞的目光直往人群里搜寻。那个八路军，眼里跳动着愤怒的火苗，似乎准备站出来要和鬼子拼了。慌啥？他们要是认得你，还用张牙舞爪吗？桃花看见后，用眼神制止了他。只要把那个八路军交出来，奖励大大的。山野一郎晃动着那根金条，脸上挤出一堆笑容，皇军说话算数，谁说出来，奖这个。村民们面露漠视。仿佛那根金条不是金条，是一根稻草。驴蹄技穷。山野一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变得更加急躁和疯狂。他面露凶狠，蓄红的脸涨成了猪肝样，又哇啦哇啦了一阵。一个汉奸走向前去，点头哈腰，俩人耳语了一阵。于是，鬼子让男的站成一边，女的站在一边。自己领自家的人，那位伪军头目摇头晃脑地说，

小说

桃花村里桃花红

曹世忠

若有乱匪或者故意包庇八路军的，全家死啦死啦的，一个不留！最后剩下没人领的必定是八路军。这一招够毒辣的！于是，男的扯住女的，女的拉住男的，老的扯住少的，一个一个回家了；每领走一个人，日本鬼子稍微有点怀疑，就凶神恶煞地盘问半天……打谷场上剩了不到一半人。此刻，桃花的心跳个不停。丈夫不在家，到五十里外的苏村帮姑家盖房去了。今天她趁趁这个机会把那位八路军伤员领走。万一鬼子一吓唬，有人说出真相咋办？人心隔肚皮，虎心隔毛皮。谁知道谁安的啥心？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情！想想去年，她的父母亲就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，血肉横飞，惨不忍睹！再想想八路军是专门打鬼子的，是好人，就是连累了自己也不后悔！她紧紧咬了一下嘴唇，捋了一下额前的刘海，步伐变得轻盈而从容，走到那八路军战士面前，说，妞爹，咱走吧？那八路军早就准备豁出去了。他的腰间塞着一颗手榴弹，不行就拉弦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！见桃花认他，不由愣了一下……我说你这死人，孩子那爹是白喊你的吗？桃花气呼呼地把孩子往那八路军战士怀里一塞，抱住，把姑

《小人物》

张宁

本书讲述了一群大学生毕业前后的成长和奋斗故事。以苏扬为首的师范大学诗人毕业前将日子过成了诗，生命之中只有梦想，远方和爱。毕业后却纷纷被现实击垮，爱情破裂，众叛亲离，没有工作，居无定所，变得“一无所有”，苏扬们在痛定思痛后开始适应社会，通过努力和智慧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。作为一部讲述大学毕业生的热血成长故事，自然离不开职业的选择。这一次出版业成了主角们完成人生逆袭的载体。作者一草本身作为知名出版人，对出版行业自然无比熟悉。书中翔实描写了出版行业十余年的发展，以及当下的挑战和机遇。书中关于出版圈的大小事件也在现实中均有真实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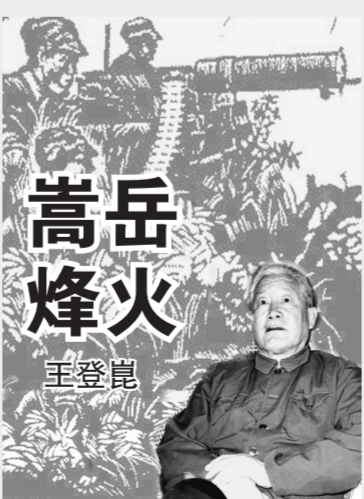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都累死了，狠心贼！那八路军连忙抱着孩子，桃花和他肩并肩，两个人就走了过来。有个伪军追了过来，问桃花，他是什么人？啥人？俺孩儿他爹，桃花啥白说。你的，骗人的干活，死啦死啦的。鬼子用刺刀对准桃花的胸口，说实话！只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桃花随机应变，不慌不忙对女儿说，喊你爹。谢天谢地。爹！桃花没想到小女孩竟喊了一声，声音像采摘下的嫩黄瓜，脆生生的。哎，闺女真乖！那八路军战士连忙答应，爹给你买花头绳，买甜甜的糖。有惊无险。风云突变！那八路军战士刚走出村子不到半小时，日本鬼子又追到桃花家，抓住桃花拷打审问，你把八路藏在哪里？快说，不说，就要你的命！桃花咬着牙，忍着痛就是不说话。鬼子恼羞成怒，用刺刀把桃花挑死在桃树下，鲜红鲜红的血流在地上，似朵朵艳丽的桃花，鲜艳艳中透出几份凝重！听说，桃花用生命掩护的那个八路军找到部队后，在攻打碉堡的战斗中一个人用刺刀捅死了十三个日本鬼子，牺牲时，战友在他身上掏出一份遗书。又听说，三十年后，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在春风和煦的日子里，带着妻子儿女，来到桃花村桃花的墓前时，那棵不知谁栽的桃树已经两三代粗了。他们恭恭敬敬跪在墓前，大喊了一声娘和奶，那盛开的桃花便纷纷扬扬落了一地，如火如荼，如烟，如霞……

生命的歌谣

丁宇

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阳光 这蕴藏在心底的诉说 却在阔别后许久的日子 晾晒成原野上拔节的祝福 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黑夜 这被夜莺触及的忧伤 却在离开家后的许多日子 流淌成梦醒时分的两行清泪 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父爱 这熟悉的一举一动 却在这难以言说的港湾 诠释成生命里缠绵的歌谣

连载



嵩岳烽火 王登崑

我觉得卢黑臣的话不能马虎了事，就向县领导写了封信，汇报了我个人的表现，信中谈了我个人的看法，认为大敌当前，我们决不能对卢黑臣放松警惕。送信的通讯员到白梨坪没有找到卢县长，就把信交给了副县长孙秋芳了。孙秋芳是民主人士，是马哈孙桥人，是三三制县政府的副县长。他和张老六、卢黑臣有着相当好的交情，结果他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卢黑臣。一天，我到王村办事，卢黑臣气势汹汹地来到我面前说：“你把我告到县里了！”“我姓卢的可不是好惹的！”接着他又拍了胸脯说。卢黑臣突然来这一手，我马上想到向县委写信的事情。我想，对他这样的兵痞流氓不能软了，就向前一步说：“我是区长，有权向上级反映情况。情况一紧，你就要向指导员走，你这样做对吗？你光明正大为什么怕上级知道？”我这样一硬，他心里有鬼，马上就软了下来，换了一副笑脸说：“都怪我脾气不好，你宽宏

大量，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”“你必须和申指导员配合好、团结好。”我说。“卢黑臣一连说了几个‘是’就回头走了。面对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形势，申指导员到八中队后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并在八中队建立了党支部，把广大战士紧紧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，把八中队改造成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战斗集体，以后在大冶战斗和解放登封的战斗中，八中队都为革命立下了功劳。倒地运动 1945年4月，禹县西部抗日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；五区工作正在蓬勃开展，三区队经常到大冶附近七里庙一带活动，登封三区大部地方已成为比较巩固稳定的后方。一区、二区、四区的倒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，这对我们三区群众影响很大。广大农民纷纷提出了倒地要求。几年来，豫西地区连年灾荒，登封的情况尤为严重。1942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1943年蝗虫成灾，秋庄稼都被吃光了，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达

几十种，多数农民为了活命，都把他们地卖掉了，于是土地便高度集中在地主恶霸和富农手里。虽然当时搞了减租减息运动，但只能解决一时之急，不能解决广大群众生活的根本问题。为了发展和提高根据地的生产力，解决广大农民生活的根本问题，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，发展抗日的经济力量，巩固抗日根据地，根据县委指示，我们三区、东从王村西至烟庄，10个保50多个村庄开展了倒地运动。我们区政府发出布告，召开大会，坚决支持农民的倒地要求。大会一开，群众很快地行动起来。我们每到一村都要求先由群众推选代表，组成评议小组，再把买户卖户找到一起，我们派去的干部也参与其中，当面协商，当面评议。区干部按当时县委规定的政策，当场作出裁决，该倒的，买主交出文约，卖主交还原价。当时，为什么要规定按原价钱倒地呢？因为那个年头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贫苦农民也就有力量赎回土地。当时有的农民形容说：人民政府爱人民，卖地时，一

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真正救星，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抗日人民政府是自己的政府。经过倒地运动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，农民群众为了自己能真正当家做主，对各村农会组织、民兵组织普遍地进行了整顿，对根据地的保甲长都进行了改造。群众把自己信得过的人选出来担任各村的领导。水峪几个村的群众还清算了原保长秦同道的经济账目，令他交出了过去几年贪污的粮款，并改选冯心正同志来担任水峪的领导工作。倒地以后，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，青壮年都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，参加区中队，参加民兵组织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我们三区区中队就扩大到100多人，组成了4个分队；八中队也发展到了90多人，编成了3个分队；仅仅从王村以西到烟庄的50多个自然村，民兵就发展到了1000多人。 隅子沟突围 在胜利的环境中，县区有的领导干部却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，对敌斗争的警惕性放松了，过去夜晚宿营一夜要换两三个地方，现

在不等天黑就到宿营地不动了。 1945年4月的一天，县独立团100多人，下午就到隅子沟住了下来。县独立团的张副政委写信通知一区、五区、三三区中队和八中队夜晚上到隅子沟集中，准备集中起来统一行动。到了夜晚，一区中队和五区中队都赶到隅子沟。三区因为大冶的杨香亭、刘光华、杨洪军分头出动，在七里庙、三沟、四沟等一带村子里抓人抢粮，群众向三区报了信，要求出兵去打这伙通敌国民的坏家伙。下午，我们三区队同八中队为了惩治这些家伙，就到大冶一带打仗去了。独立团的骑兵通讯员天黑以后在庙庄、石羊关、王村一带没有找到我们，因此我们深夜回来就在上庙庄宿营了。隅子沟在告成镇西南方，离登封县城仅20多里。村子有个土寨围子，村东不远是高坡，村南面是山，西面是平地，北面是颍河。县独立团有100多人，一区中队有60多人，五区中队有30多人，总共有200多人，都住在隅子沟的寨内。他们夜晚研究了

第二天的行动计划，在四道寨门上放上了岗哨，寨外没派游动哨，就分头休息了。 上半夜，隅子沟一片宁静，然而表面上的沉寂却孕育着一场恶战。藏在隅子沟的敌人的密探，躲过了我们哨兵的眼睛逃了出来，跑往登封县城去了。日本驻登封县城的警备队长决江，连日来吃了不少败仗，时刻伺机报复。当密探向他报告了隅子沟八路军的详细情况后，他立即率领驻在城里的100多个鬼子兵，两个中队的伪军出动，又调了两个据点的伪军，以两倍于我军的兵力，向隅子沟扑来。天亮之前，敌人已将隅子沟团团包围起来了。决江很狡猾，他清楚我们的根据地白梨坪、马哈都在南面，南面离山也很近，估计我们要向南突围，于是他便根据隅子沟的地形和方位，把大部分鬼子兵埋伏在南门外外的乱坟场后面，安排之后，便向西寨门进行突袭。当我们的哨兵发现敌鸣枪报警时，敌人已像蜜蜂一样一拥而进，打死了我们的哨兵，冲进了村子。